

序一

一股真挚的岛国情怀

成君

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

读完章良我文友即将付梓出版的《在岛集》文稿后，不禁思索连连。我向来对本土民族文化，总是惘然若失，但阅读了《在岛集》后，即时又有重获契机的感觉。

章良我亮堂堂的胸襟，把自己的家乡、亲人、学历、事业、经历、思想等等，毫无保留地一一剖析开来，令人惊叹他的诚实和真挚的感情世界。

《在岛集》是他继《半百集》之后在岛国出版的第二本个人文集，全书共分为六辑，包括：虚构篇、在地篇、回望篇、沉思篇、阅读篇和编外篇。分别叙述了作者的创作构思，岛国生活，故乡思情，文化眷恋，阅读心得和学童自杀的迷思等等表象。

作者28岁时以技术移民南来，28年在岛国生活，上半生的人生历程可说是一半在故乡，一半在他乡。虽然决定落籍岛国，然而，他对故乡的眷恋，仍然拥有一份浓厚的感情，这是人不忘本的常理。

作者在岛国28年期间，还间断出国工作，其实所能接触的本地人事认知，不算是太长，但由于作者的勤奋学习，通过书本和人事接触，从中学习和追求认识，迅速丰富了自己对岛国历史、政治和人文的大量知识，这点对于本地大半生都生活在岛国却不了解自己国家历史的国民而言，是难以媲美的。尤其在我国当下忽视文史的教育体系下，使得学生更难分辨史实真伪。况且，岛国对于殖民地后期的历史，仿佛含糊带过，难以令人折服。除非是抽丝剥茧地拼凑历史片段，从中化解疑团，方能勉强获得真实的完整性。作为一位外来移民，要重新认识和了解岛国过去的历史，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史料中掺杂了大量殖民地主义者的观点和理论。然而，作者却能做到，并进一步辨清史实的真伪，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书中在“虚构篇”的“梦画奇谈”中，作者就利用奇思妙想的虚构手法，以“离思梦幻”方式来揭示历史的真伪，巧妙地减弱政治敏感度，却又能阐释历史，正如文中写道：

“战后南洋光复，当局对战时与日寇合作的人士态度暧昧。在昭南岛时期与日本军政府合作的识时务者，不但没有成为万夫所指的汉奸，摇身一变反而成了日后岛上的政治明星。本地历史短浅，主客关系长期颠倒，忠奸善恶混淆，大是大非不明，人物灰色，脸谱多变，敌友不分，忠良莫辨。最荒腔走板的历史人物莫过于原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莱特这个三面间谍。历史，有时候，现实比虚构更加令人错愕。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路一下子跑远了，李今赶快勒马回首。”

这是需要搜集很多历史资料，深入分析才能作出的结论，

况且，在殖民地的复杂史料中钻研其深层意象，是需要明确的例证，而作者的确掌握了不少历史资料，才能道出其真知灼见。

其实，新加坡在世界发展史中，是处于东南亚区域殖民地时代的中心点，无可避免地被殖民的命运，与马来西亚连成一体，唇齿相依。新马两地的历史发展，在英国殖民地统治时期，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日战争时期，英军投降，新马两地人民组成义勇军，展开了漫长的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日游击战，在新马两地人民的共同抗敌的决心下，形成了一股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抗战前，马来西亚早已形成了反殖民主义民族运动的高潮，在抗日时期促成了民族的团结。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军放下武器向日军投降，二战结束后，日本投降，却换回英国殖民主义者重新入驻新马，再度接管政权，继续它的殖民事业。抗日义勇军在与英军谈判破裂后，反而变成叛军，只能重新拿起武器走入森林，顽强地与英国殖民者进行一场漫长的民族独立战争，直到内部意识形态分歧，最后走向解散的地步。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本地历史的真伪。最终在这段历史中，形成了一个灰色地带，新马两地政权采取模糊带过的态度，都不多去强调。

什么是历史？我们为何要学习历史？历史的功能，主要有两点：一是以史为鉴，指导未来，二是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团结一致面向未来。以历史的广义来言，一个是历史对于个人的作用，一个是历史对于国家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忠于历史，不承认历史的真实面，没有一部完整性的历史，那何来总结经验，指导未来。

在新加坡，简单来说，自1819年莱佛士登陆起，便开启英国人对新加坡的殖民事业。然而，到目前为止，还在歌功颂德纪念莱佛士的到来？从殖民到独立，不费一兵一卒之力而完成独立大业，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其历史演进轨迹和历史进程。

新加坡独立后，仍然延续英式的议会体制，走向西方文明，最终以多元种族的和谐社会立国，建设成东南亚地区一个富裕国家。这并不侥幸，实际上是全凭老一辈移民的辛勤劳动得来的。

作者选择了新加坡作为家园，移居岛国28年，也辩识了岛国不少实况。在文化领域上，他更能体会到个中缘由，如他在《半百集》的自序“家在岛国”中写道：

“的确，岛国新加坡是以英文立国的一个亲商城邦，这是不用争辩也无须否认的事实。但是在民间、在广大长期被压制在正规历史书写之外的老一辈华族社群里，那股存在于古老中华文化里的自强不息的伟大生命力，即使在南洋大学已经完全消失了整整一代人的今天，也让每一个抱着诚实心态的人，在客观的感知之下，怦然心跳，以致热血沸腾。

当身在岛国的我，读到梁文福在1990年书写《新加坡派》的同一时期创作的《情商》时，我再一次确认了我的意识：文化是远远大于国籍、政治等等用来划分人群的标记的。个人作为一个族群的个体，对母族文化的爱与生俱来，那是天经地义的；任何试图让民众忘却、甚或抹杀文化的举动，不论加之以如何冠冕堂皇的粉饰，也不论最后是否得手，都是对历史的谋杀。”

作者对民族文化深度认同，又能透彻了解文化是无国界划分的悠远流长的发展，令人赞赏。这是作者热爱民族文化的胸怀，

无论是在移民前或移民后，都秉持这传承文化的潜在意识。另者，作者在“沉思篇”中的“‘文化中华’与‘政治中国’”，更进一步谈到中华文化的概念问题，说明中华文化已超越地域和政治范围潜意识地存在华人的心里。

他在“新加坡社会的另一种融合”中，明辩在延续英殖民地统治下，岛国华人社会的以语文为裂纹，分割而出的所谓“华校生”与“英校生”，这无形的遗产，既有财富也有糟粕，不难令人联想到岛国隐藏了一道阻碍团结的裂痕。

作者对岛国有着关心和热爱国土的深切情怀，从他的“编外篇”中，便能领悟到他对幼小生命早逝的惋惜。一个功利社会，造成父母亲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态，小小的生命，本该是在天真无邪的欢乐环境中教育成长，却落得难以承受来自社会和父母的无形压力而自寻短见，这让人何等的悲痛，从而感受到作者的悲切情怀。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所谓的原住民，从19世纪80年代初，经多次移民潮逐渐构成多元种族的人口比例，以华人约占76%居首，华族中以福建人、潮州人和广府人为主。20世纪90年代起，主要移民多来自马来西亚。新中建交后，中国人再度大规模移民新加坡。其实，移民没有先后之分，只在乎你对这片国土的归属感有多深。作者是一位热爱岛国的新移民，以爱之深，恨之切的态度来书写岛国多层面，从而可见一个移民对一个新的国家的历史、文化、政经的认同。

片语愚见，谨作序言。

稿于2021年6月14日